

上古到明代的臺灣 (上)

黃大受

壹 上古時代對臺灣的接觸

一、臺灣與大陸的關係

「福州鷄鳴，基隆可聽。」這一句諺語，雖然不是事實，但可以說明臺灣和大陸有不可分離的形勢。臺灣的地理位置，雄峙於我國大陸的東南海上，是我國沿海第一大島。東部面臨太平洋西邊的深溝，約有二千公尺之深。南部面臨巴士海峽，和呂宋島對峙，相距寬處不到二百公里，灣海峽和福建省相望，相距寬處不到二百公里，狹處只有一百三十多公里，離福州最近。成縮較之勢。東北則接琉球群島，從基隆到沖繩，不過六百公里，從蘇澳到石垣島，只有三百二十公里。

臺灣本島地形，東西狹而南北長，略似紡錘，又像芭蕉葉。南北長計三百九十四公里，東西最寬處一百四十四公里，全島各地去海之距離，都在七十公里以內。全島面積有三萬五千七百五十九方公里。

臺灣附屬島嶼大小合計七十八個，在本島西側的澎湖群島，卻佔了六十四個。澎湖群島面積為一百二十七方公里，連同臺灣本島全部陸地的面積，則為三萬五千九百六十一方公里。可是海面的範圍，比較廣闊，東西所佔的經度，有二度

四十八分二十二秒，南北所佔的緯度，有三度五十二分二十八秒，北回歸線經過嘉義的南面。臺灣四面的經緯度是：

極東（基隆市棉花嶼）東經一百二十二度六分二十五秒。

極西（澎湖縣花嶼）東經一百十九度十分三秒。

極南（屏東縣七星岩）北緯二十二度四十五分二十五秒。

極北（基隆市彭佳嶼）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七分五十三秒。

其實這一大片水域，在臺灣海峽一帶，平均水深只有五十公尺到一百公尺。根據地質學家林朝榮研究，臺灣是中國大陸的一部份，也就是以大陸為根生的一個島嶼。在悠久的地緣歷史中，大陸地面，常常發生「滄海桑田」的現象，遠在兩萬萬多年前，臺灣由於地質學家所謂「造山運動」的作用，從海底褶曲隆起而成為一個海島。地質學家稱那個時代，為「古生代」的末期。在兩萬萬年之中，臺灣經過幾度的變遷，有時沉降中斷為一個海島，和現在一樣。有時隆起和大陸連成一片，整個臺灣海峽海水的退去，或是海峽上升露出海面。

那時雖然沒有人類，卻有動物。有些很大的哺乳動物，好像大象、犀牛、野鹿、劍虎等，牠

們本來生長在中國大陸南部，小印度和馬來一帶，直接從陸地跑到臺灣來。當牠們死掉後，屍體被泥土掩埋着，經過幾萬年幾千年以後，皮肉完全爛掉，骨頭卻留存下來，變成硬得像石頭一樣的物质，地質學家稱牠們做「化石」。

近五十年來，臺灣西部曾經發現許多這類掩齒象、犀牛等哺乳動物的化石，而且都出現在同一個時代的地層中，或是這種地層分佈的地方。好像大溪的木柵層，寶山的寶山層，竹南附近的苗栗砂岩層，白沙屯和四湖附近的通霄砂岩層，嘉義附近的前大埔層，新化和關廟附近的崎頂層，高雄市附近的壽山泥層，恒春西方的臺地的四溝層等，豐原、臺中一帶的下部頭崙山層，都是同時代的地層。因此，臺灣各地的化石哺乳動物群，都是同一時代的動物。這個動物群，地質學家稱為掩齒象、犀牛動物群，原分佈在小印度、馬來到華南一帶。所謂掩齒象地方，其地質時代，是第三世紀最末的上新世到第四紀初期之間。因為第四紀初期，東南亞普遍發生地殼隆起情形，海水退到太平洋，臺灣與大陸聯結起來，甚至從臺灣到菲律賓，曾出現過陸橋。

所以，日本民族學家鹿地忠雄推斷說：「以北京人著稱的更新紀人骨發現地，和僅以狹隘的臺灣海峽而與臺灣相隔的華南，實同為一片相連的陸地。這一海峽頗淺，現在的海面，若降低三

十五公尺，彼此兩地便可連接，因此可知，臺灣顯然是屬於中國大陸的典型的大陸島。並且，若將彼此兩地的現有生物，加以比較，可知兩者是一样的，或者其間的親緣性是極大的。若研究明白臺灣島生物的變遷史時，我們可以推測，可能直到更新世的末期，臺灣還是連接於中國大陸的。雲南山地有過屬於武爾穆冰期的冰蝕，而在同一冰期，臺灣高山的山頂上，也是相同的有過冰蝕作用。由此可知，武爾穆冰期的寒冷化，為包含臺灣在內的中國大陸之普遍的氣候現象。因此可以推定，在那個時候，有過動物群的南遷；我們也不能否定，同時有過更新紀人類南遷到臺灣來的這種推測。」

由於以上的說明，可以想到在一百萬年前，臺灣和大陸完全相連，本來是大陸的一部份。所以，才有那麼多哺乳動物群出現。

可是近人的研究，認為臺灣和大陸分離的時間，雖在一萬年間（地質學上的全新世），即第四冰期結束而進入「後冰期」之時。如果第五冰期來臨，極地冰原擴大，海水量減少，那末，臺灣和大陸又會完整的重行連在一起。地質學家馬廷英在「末次地球外體突然整個滑動及臺灣與我國本部最後陸地聯結的年代」一文中，還指出澎湖與臺灣的陸地聯結，一直維持到距今六千二百年前，而澎湖群島南部與福建之間，直到五千四百年前，當有一條經過臺灣礁的陸地聯繫着。可見臺灣與大陸在地緣上，是不可分的。

二、與大陸相同的臺灣史前文化

臺灣自從沉降成為海島以後，何時被大陸同胞發現，何時前來臺灣，由於文字記載的遺漏和不清楚，難有一致的解釋。不過臺灣的史前住民，大部分是從中國大陸移入臺灣的，這已經成為臺灣考古學上的常識。

在歷史上有一個史前時期，即是沒有文字時候的歷史，完全依據古代人留下的原始工具和物品，來推測考察古代人的生活狀況，文化演進。在我國大陸上，遼寧、河南、山西、陝西、甘肅、青海等省，發現了彩陶、灰陶、紅陶，所以稱為彩陶文化。山東、遼東半島，直延到浙江等沿海省區，發現了黑陶，所以稱為黑陶文化。彩陶文化約在西元前二千五百年到一千年，黑陶文化約在西元前二千年到一千年，彩陶和黑陶，都是新石器時代文化的主要代表物。各地的彩陶，都有繩紋網紋的圖案。

臺灣的史前文化，根據各地所發現的遺跡和遺物，研究它的形式和時代，和大陸文化是同一類型，同一系統。依據鹿地忠雄的研究，臺灣的史前文化，可以分成七層。

一、繩紋陶器文化層 是臺灣最古而分佈最廣的文化，伴着這一文化層的石器，是打製石斧。都是純大陸文化，直接從我國北方移入的。

二、網紋陶器文化層 大概從華中傳到臺灣，幾乎分佈到全島。現在的布農族的陶器，屬於這一型式，伴着這一文化層的石器，有打製石斧和磨製石器。這網紋，演變成更整齊的方格印紋和其他變型紋，造成所謂漢式陶器的典型花紋。

三、黑陶文化層 屬於我國大陸東海岸文化系

統，在臺灣南部出土的很多，伴着這一文化層的石器，為石刀，偏鋒石斧等。

四、有段石斧文化層 也許和白陶同時存在。分佈在臺灣西海岸，北部較多，南部很少。臺北市的圓山貝塚是它的代表遺址。其傳入的起源地，或許是福建省。

五、原東山文化層 與越南清化省的東山遺址文化有關聯，這種文化進入臺灣時，除了青銅器以外，還有少量的鐵器，隨着新石器同時混入。

六、巨石文化層 與中南半島的巨石文化，可能有關聯，是混有青銅器和鐵器的金石並用的文化，只在東海岸和南部發現。代表遺物有獨石、石牆、岩棺和石臼、石杵、石皿等。

七、非律賓鐵器文化層 這一文化大略分佈在臺灣東海岸，有此鐵器文化層的陶器和裝飾品。

大概來說，前面的四種文化層，是從我國大陸得來的，和彩陶文化黑陶文化同一型式，時間都是在西元以前，後面的三種文化層接近南洋系統，第五六種在西元前後，第七種更遲到西元六百年到九百年之間，這都是考古家證明出來的。可見得臺灣史前文化，十分之八九，是以大陸文化系統為主要基礎；南洋文化，只是後來附加進來的。

民國五十七、八年，考古家在臺灣省臺東縣長濱鄉八仙洞挖掘石器，初步研判，認為與我國大陸出土的舊石器時代的石器，很是接近。

民國五十八年八、九月間，國立歷史博物館在臺南官田鄉隆田的國母山，在挖出的約六千件器物中，有石器和陶器，石器中包括石刀、石斧

、石鏃等，陶器中有紅陶與黑陶。紅陶多是繩紋陶、網紋陶、及羽狀紋等。黑陶中發現了一個三足器，它的腳和「鬲」的腳非常相似。這都是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時代的產品。

從上面的敘述中，可見臺灣與大陸，在文化上成爲一體，是多麼的密切而久遠。

三、來自大陸的臺灣土著族

以前的東西洋學者，多數認爲臺灣土著族來自馬來群島。因爲這些土著族的語言，是屬於波利尼西亞語族的印度尼西亞或通稱馬來語系。在文化方面，臺灣土著族，也保持很多印度尼西亞文化的特質，如文身、缺齒、拔毛、口琴、織貝、卉服、貫頭衣、腰機紡織、父子連名、親族外婚、老人政治、年齡分級、獵首、鳥占、靈魂崇拜、室內葬等。而且土著族是屬於古蒙古人種中的原馬來族。

可是經過考古家的研究，臺灣的史前文化，十分之八九，是屬於我國大陸的系統。那麼，臺灣的土著族與大陸民族有否關係，值得探討。日本的民族學家鳥居龍藏，在清光緒二十九年（一九〇三年），到我國西南各省調查苗族，五年後刊出調查報告，曾說臺灣土著是新入的馬來系，而與西南苗族混合。我國民族學家凌純聲曾研究西南民族有年，到臺灣以後，民國三十八年秋，到山上工作，所到地方，看見臺灣土著族的民情風俗，和大陸上的西南民族相似，大有舊地重遊之感。而凌純聲的研究結果卻和鳥居龍藏有些不同，認爲臺灣土著族並不是新入的馬來系，而是越

濮民族，現今稱爲印度尼西亞或原馬來人。

越濮民族，在古代和廣義的苗族，是同一民族，居於我國大陸長江以南。越濮民族，住在大陸東南沿海的，古稱百越。散佈在西南山地的，則稱百濮。臺灣土著族，系屬百越，很早即離開大陸，遷入臺灣孤島，後來和外界隔絕，所以能保存他們固有的語言文化。而留居大陸的越濮，則和南下漢藏系文化的漢、泰、苗、苗、藏、緬諸族混合，有的完全涵化，有的雖習用其語言，但仍保有許多東南亞古文化的特質，好像上面所說臺灣土著族的文身、缺齒、拔毛、口琴、貫頭衣、腰機紡織、父子連名、獵首、靈魂崇拜、室內葬、崖葬等特質，也在西南各族可以發現。凌純聲對父子連名和崖葬，日本人金關丈夫對於缺齒，都曾作過詳細研究，證明上面說法的不錯。

越濮民族的百越系，古代在大陸，人口衆多，分佈綿長，從交阯到會稽，七八千里，勢力很大，可與中原的華夏系分庭抗禮，但華夏系的文化較高，百越系一部份留居原處，受到華夏系的同化而消失。一部份退向南方，進入南洋，成爲現今南洋土著的印度尼西亞民族。凌純聲舉出十種文化特質：祖先崇拜、家譜、洗骨葬、銅鼓（架高屋宇）、龍船、鑿齒、文身、食人與獵首、洪水故事。證明中國古代的百越系民族和現今南洋土著的印度尼西亞民族——原馬來族，是同一文化系統的民族；因此，印度尼西亞民族，其祖先起源於中國大陸。

自然，原馬來族，到達南洋群島以後，因爲戰爭或貿易的緣故，或有從這島遷往他島的事實

，所以臺灣與琉球和非律賓群島之間，一部份原住民，也有互相移往之事，例如紅頭嶼的雅美族或謂來自非島，臺灣西部的瑯瑤族從琉球南下。若只是根據這些局部事實，決不能說臺灣本島文化較低的山地上土著諸族，多來自馬來群島，而與我國大陸無關。

另一民族學家衛惠林研究的結果，認爲我們一方面自應拒絕多數過去學者之全馬來說，也不能完全強調全大陸說；而主張至少應分新舊與南北兩系。山地各族，尤其是北中部山地各族，爲大陸舊文化（東夷遠越文化）系統，東部與平地各族爲南島系文化（印度尼西亞文化）系統。自然我們可以假定，以中國大陸爲整個東南亞，甚至太平洋文化的搖籃，則南系各山地族，也不能講其與大陸無關。

總括起來，臺灣的土著族，依然是我國大陸古代人的子孫，與中華民族有血緣關係，自然是一家人。

四、我國文獻對上古臺灣的說法

臺灣第一部份地方誌——臺灣府誌說：「臺灣，禹貢揚州之域。」這說法是有根據的。禹貢是尚書的一個篇名，而尚書是中國一部最古的歷史書，禹貢敘述四千年前的中國地理，把當時的中國分成九州，揚州是東南方的一州，北到淮河，東南到海。禹貢篇記：「島夷卉服，厥篚織貝，厥包橘柚，錫貢，沿於江海，達於淮泗。」意思是：「東南海島上的夷人，穿着草服，用竹箱裝着綴繫有貝粒的麻布，包裹着橘柚特產，等待錫

命來進貢，沿着長江大海，到達淮水、泗水。臺灣地處東南海上，所說島夷的情形，與臺灣土著族的情形相同，所以若干學者根據這一記載，認為臺灣在這時已列入中國版圖。

列子一書中，湯問篇夏革說：「渤海之東，不知幾億萬里，有大壑焉，實為無抵之谷，其下無底，名曰歸虛，其中有五山焉：一曰岱輿，二曰員嶠，三曰方壺，四曰瀛州，五曰蓬萊。」臺灣的字音和岱輿員嶠的第一字相巧合，因此有人謂澎湖為古之方壺，臺灣為古之岱輿。這一說法如果能夠證實，那麼殷商時代，便已經知道臺灣了。

到了春秋戰國時代，沿海的齊國燕國，有齊威王、宣王、燕昭王，曾經派人到海上，訪求蓬萊、方丈、瀛洲三座神山。秦始皇也派齊人徐市（福）帶童男童女數千人，到海上求仙人。這些事實，在司馬遷著的史記都有記述，但不知詳情。有人說瀛州就是臺灣，也少確證。陳壽所著三國志和范曄所著後漢書的東夷傳，曾有徐福到達夷州（就是臺灣）的記述，不過他們也說是「長老傳言」，無從證實。

漢朝時代，會稽（現今江蘇浙江兩省附近）海外，有東鯤人，分成二十餘國，時來中國貢獻。前漢書地理志和後漢書東夷傳，都有記載。根據方位測度，有人認為臺灣、琉球，都在東鯤範圍。

另外前漢書地理志也明白的說：樂浪海上有倭人，分成一百餘國，也時來貢獻。把東鯤和倭國分開敘述，所以東鯤不是日本一帶的諸島，是

沒有疑問的。

事實上漢代疆域廣闊，南面直到現今中南半島的北部，因此對於大陸東面沿海的島嶼，來往比前代密切。所以在臺灣的東鯤人，自然有時常朝貢的事實。

本章參考書及論文

中華民國年鑑（五十八年度）第二篇第七章臺灣地區。

臺灣省通志稿土地志地理篇。

林朝榮：臺灣一百萬年前的野獸。就地質學觀點看臺灣與大陸的關係。

宋文薰譯：鹿野忠雄著 臺灣考古學民族學概觀。

馬廷英：末次地球外體突然整個滑動與我國本部最後陸地聯結的年代。

毛一波：臺灣文化源流。

張光直：圓山發掘對臺灣史前史研究之貢獻。

凌純聲：古代閩越人與臺灣土著族。南洋土著與中國古代百越民族。

衛惠林：臺灣土著族的源流與分類。

臺灣省通志卷二：人民志氏族篇。

何聯奎衛惠林：臺灣風土誌。

賴永祥：臺灣史研究——初集。

貳 三國到元代對臺灣的經營

一、吳國對臺灣的經營和認識

三國時代，吳大帝（孫權）所領的吳國疆域，包括會稽到東南沿海地帶；吳大帝對海外的經營，很有興趣。在赤壁戰爭（西元二〇八年）後，兵威曾達南洋，臺灣在會稽之東，當時稱為夷州。黃龍二年（西元二三〇年）春，他派遣將軍衛溫、諸葛直，率領甲士萬人，渡海去求夷州。由於亶洲太遠，沒法到達。但俘虜了數千夷州人而還，第二年二月，衛溫、諸葛直，都以違詔無功而下獄被殺。這次遠征，雖然沒有建立吳國的統治權，但正式的經營，總算開始。

吳大帝派人出征夷州的事，見於吳志孫權傳。但孫權出兵以前，曾與陸遜、全琮商量過。吳志陸遜傳云：「權欲備師取夷州及珠崖，皆以諮遜。遜上疏曰：陛下憂勞聖慮，忘寢與食，將遠規夷州，以定大事。臣反覆思惟，未見其利。：又珠崖絕險，民猶禽獸，得其民不足濟事。：權遂征夷州，得不補失。」

又吳志全琮傳云：「初，權將圍珠崖及夷州，皆先問琮。琮曰：以聖朝之威，何向而不克。然殊方異域，隔絕障海，水土氣毒，自古有之。兵入民出，必生疾病，轉相污染，往者懼不能反，所獲何可多致。猥虧江岸之兵，以冀萬一之利，愚臣猶所不安。權不聽，軍行經歲，士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，權深悔之。」

從這兩段記載，可以看出當時吳國人對於夷州和珠崖（現今海南島），是很有認識的，但亶洲所在絕遠，沒有到過。所以亶洲不是海南島是沒有問題的。陸遜和全琮的反對沒有效果，吳兵仍然往征夷州，費時近一年整。由於成萬甲士到

過夷州，而且停留將近一年，自然增加吳人對夷州的認識。

夷州、賈州二地，在清人胡渭禹貢錐指附圖第四十七四海圖，夷州位於現今的臺灣，賈州位於現今的呂宋。近人林惠祥以夷州為臺灣，賈州為琉球。而日本史家市村瓊次郎，以夷州為臺灣，賈州為瀋耳。白鳥庫吉亦以夷州為臺灣，而賈州為今琉球群島中的一島，所以夷州確為臺灣，今日已成爲定論。但夷州之能確定是臺灣，還靠了吳國丹陽太守沈瑩的一篇記錄。

沈瑩所寫的臨海水志，（見太平御覽卷七八〇）敘東夷條云：「臨海水志曰：夷州在臨海東南，去郡二千里，土地無雪霜，草木不死，四面是山，衆山夷所居，山頂有越王射的正白，乃是石也。此夷各號爲王，分畫土地人民，各自別異。人皆髡頭，穿耳，女人不穿耳，作室居，種荊爲蕃障，土地饒沃，既生五穀，又多魚肉，舅姑子婦男女，臥息共一大床，交會之時，各不相避。能作細布，亦作斑文布。刻畫其內，有文章，以爲飾好也。其地亦出銅鐵，唯田鹿駱矛以戰鬪耳。磨礪青石，以作矢鏃、刀斧、鑽貫、珠瑄。飲食不潔，取生魚肉，雜貯大器中，以瀹之，歷日月，乃啖食之，以爲上饈。呼民人爲彌麟。如有所召，取大空材，十餘丈，以著中庭，又大杆旁春之，聞四五里如鼓，民人聞之，皆往馳赴會。飲食皆踞相對，鑿木作器，如豬槽狀，以魚肉腥臊安中，十五五，共食之，以粟爲酒，木槽貯之，用大竹筒長七寸許飲之，歌似犬嗥，以相娛樂。得人頭，斫去腦，駮其面肉，留取骨，取犬

毛染之，以作鬚眉髮，編貝齒以作口，出戰臨鬪時用之，如假面狀，此是夷王所服。戰得頭，著首鬘，中庭建一大材，高十餘丈，以所得頭差次挂之，歷年不下，彰示其功。又甲家有女，乙家有男，仍委父母往就之居，與作夫妻，同牢而食。女已嫁，皆缺去前上一齒。

安家之民，悉依深山，架立屋舍於棧格上，似樓狀，居處飲食衣服被飾，與夷州民相似，父母死亡，殺犬祭之，作四方函盛屍，飲酒歌舞畢，乃懸著高山巖石之間，不埋土中作塚槨也。男女悉無履，今安陽、羅江縣，是其子孫也。皆好猴頭羹，以菜和中以醒酒，雜五肉膾不及之。其俗言，甯自負人千石之粟，不願負人猴頭羹臠。

臨海水志一書，宋代以後，即已失傳。根據三國志，可以知道臨海即是吳國在西元二五七年，分會稽郡東部所設立的。而上文所提到的安陽縣，是吳主孫皓以羅陽縣改名的。而沈瑩戰敗，被晉軍所殺，在天紀四年（西元二八〇年）。所以這書是在西元二六四——二八〇年吳主孫皓在位時所寫的。可以說在一千七百年前，中國人對臺灣有很正確的認識。

臨海水志，所敘述夷州的方位、地形、氣候、物產、風俗、習慣，東南海上，除了臺灣及其土著族，沒有第二個地方合乎這些條件。其他的地方，都是像賈州一樣的渺茫，非當時吳人所能熟知。沈瑩不是少年出征過夷州，就是根據當時從征將士的談話或筆錄，才能寫成這篇記錄。臨海水志前段是記臺灣土著族的文化，後段是記閩越人的文化。所述安陽和羅江兩縣的安

家之民的居處、飲食、衣服、被飾，都和夷州民相似，明白說出二者是同一民族。凌純聲根據安家之民和夷州之民的文化特質來研究，認爲他們都是屬於古代的越獠民族。那就是說遠在紀元以前，越人早已移殖臺灣，也許是越王統治過的地方，因爲夷州有越王的遺跡。自從秦始皇、漢武帝三次遷沿海越民到內地，徹底實行海禁，孤懸海外的臺灣，便暫時和大陸隔絕。

教育溝通研究

中國教育學會主編

定價：八十元

本書係一本文集，收納了國內教育學者所發表的論文九篇，皆討論當前我國教育現況，極具參考價值。
九篇論文包括了：雷國鼎之「第二條教育進路」；吳鼎之「當前我國各級教育之溝通與聯繫」；潘振球之「從青年就業觀點談各級各類教育之溝通」；邱兆偉之「我國職業教育現況的檢討與改進的建議」；方炳林之「從課程的性質談課程的聯繫」；李祖壽之「試論大中小學在教學法方面之銜接」；方炎明之「觀察輔導制度的成立與發展」；徐南號之「歐美日蘇各級教育的發展與配合」；伍振蕙之「新加坡的教育概況及其有關教育溝通的新設施」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